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五

明 胡直 撰

墓誌銘

觀復王君墓誌銘

今世之談學問稱實有其行者良難以余之寡昧近取諸鄉遠訪聞於江漢嶺表海嶠其在黌校之間盖有人焉若東海之永嘉王君其一也君叔父諱叔果今為兵

曹世多稱賢又雅言君賢已而得讀君仲弟照所為狀
益悼君不可置君諱勛字某少寡嗜弄目無游睇既十
七八遂志聖人之學獨有得於孟氏之先立乎其大者
且言本朝陽明王氏之推尊陸氏誠有獨契其揭云致
良知者與其本心之旨合蓋皆出於孟氏俾聆者反躬
即得不至泛濫支離之弊遂手輯象山語畧明其非禪
而與晦翁晚年不相二者在此補邑庠弟子員為舉業
貴意鬯屢試高等君故業禮經以令業者傳訓故不達

其旨乃獨研求作者精意至儀章度數眇忽骯髒究其
旨歸乃已既後讀易至復卦則又渙然嘆曰惟復然後
識良知之真體所謂儀章度數三千三百其莫不繇此
與遂自號觀復子君沉毅莊重然與人居無城府數犯
不較事父母戀若嬰兒教羣從弟子鄉人反復嘔其肺
肝下臨臧獲終身無詬罵聲讀書至深夜雖盛暑不褻
服倉卒不作草書郡守洪公檄行鄉約首族人習禮衆
感其勤慤皆樂為盡鄉閭觀而化者翕如也讀書半山

十年雖手不釋卷而日不輟遊有終焉意嘗曰使吾老是山令所學有明於吾平生足矣而丙午夏忽邁疾遽謂家人曰吾將逝矣向八載前吾夢與顏子同壽今期至疾作其能久乎越數日又曰予雖蚤世遺孕當予是天不絕予者又十七日曰予將以丙寅終已而乙丑日夜半介在丙寅竟卒卒之時矚弟照曰善事老親吾行矣奄然而逝訃聞貴士寒峻莫不痛憤涕淚者先是半山巨石夜崩比君卒人咸以為賢者之應邑士遂撫遺

行請於督學雷公欲列祀鄉賢繼請阮公二公遂為榜
其間旌之或者乃謂君無名位且夭又莫得名賢者為
傳諸後於乎是不足以語君也古之人曰死生亦大矣
而君獨輕若委蛻不少繫於慮已幾乎知幾而神者名
何足云名何足云使君不蚤殞則其質行不詭雋哲獨
詣必能使斯道有明何啻彼之鄉族人而已此吾所以
悼君而不已也君祖某父某母某氏娶某氏遺孕果生
子某以某月日葬某山兵曹君使來請銘遂志其事而

銘之曰悲王君乎有闕者形不闕者神靈珠淵墮復以
返於真璇樹芝草世不可以常珍維顏有卓陟降帝庭
既媿其筭亦幾其仁君無脩短世曷戚欣歸丘千祀有
道之墳

鄭節婦張氏墓誌銘

鄭節婦張氏者慈谿勾章里人也生靜慧父某授論語
孝經通大義許聘為里中鄭秀才煥者妻秀才方弱冠
應解試不第嬰疾歸久弗愈親族議曰秀才年少才雋

視無前今乃鬱鬱後人此病所以劇也於是求以廣秀才意者因請期迎婦廟見婦父母難之兄嫂以告婦愀然見顏面已而泣曰女業已許鄭家矣今病劇脩短不可知吾奈何弗與面乎父母感其言歸之既歸而秀才病已革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越信宿秀才絕矣秀才之未絕也持婦泣曰吾死天也爾以我故至此如盛年何婦泣然曰君與妾皆天也君今且短世妾恨不得相從地下乃顧愴守死終身耶妾志決久矣君無虞

也言已秀才竟卒婦撫棺哭不欲生已而絕復蘇者數
矣遠近弔客聞皆悽惻涕橫下不獨慟鄭生而更慟婦
也比禫歸寧母哀其少將別議婦知即號哭祈返夫家
泣訴姑曰萬一吾母終弗諒吾必從吾夫地下死不憾
矣姑亟為慰止繇是兩家知婦志卒不可奪也遂成其
節行云婦之得已志也歲時不御綺麗孝敬勤朴終舅
姑世皆為人所難能而舅之從弟長沙守某憐之乃為
擇猶子中賢者令子之而以時周焉既長沙君捐館家

益落婦率子媳茹苦習耕織意澹如也已而嗣子某亦
逝獨撫其孫儒令脩舉子業時婦已邁風疾積羸且卒
蓋嘉靖某年月日距其生天順某年月日年八十一葬
某山有司請於朝表其宅里而余同年鄭君卿者婦之
從孫也又以其從父某所為狀請余銘其墓余曰噫古
稱貞女明白之節有矣然自童迨老若鄭節婦者蓋古
今千百人一二而已為之銘曰伊其貞哉將上薄於青
旻翊彼坤寧滄海枯為桑松栢摧為薪有嶠者靈行乎

泮溟濯濯輶輶歷千億禩而恒晶熒余焉用哆而銘

封宜人羅母蕭氏墓誌銘

吾邑西岡羅文莊公家範有柳氏之嚴閭內憚之獨其
仲子太守君珣配蕭宜人事事祇慎當公所矚宜人諱
妙華性慧通書自韶齒入門即能簡服御涓簋簋宜室
家其妯娒臧獲之間邕邕然悅也酒醴哉羹醢醬米鹽
果飴篚匣靡密事井井然辨也字畜紡績澣紉劬然
躬而時也公曰是能不墮吾家範者繼姑李夫人年相

埒宜人事之終身恭順太守君仕光祿贊督府性貞介
肖公宜人為扃內戶無令有點既守馬湖曰吾倚宜人
能事公也繇是得篤修官箴稱良二千石者宜人力也
始用光祿推恩封孺人繼受令封制詞兩稱賢婦縉紳
家咸榮羨之子男三份企似女一適歐陽司空仲子銳
孫男二材楫孫女三以是知宜人母儀為咸備蕭氏先
世自司空公以下科第蟬聯稱聯科里高祖貫之為溧
水令曾祖元憲祖城以輸粟例授冠帶父廣為淮府典

膳母大岡郭氏宜人自童孝敬最後事與膳公夫婦高
年尤備物而予內子即典膳公猶子傑之女宜人聞予
內子將北歸日昞昞望之既歸乃知宜人以八月六日
無疾而逝距其生弘治甲子二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
有七而份兄弟又過予要為誌銘曰以是年十二月庚
申葬本里龍塘之原丁山癸向予內子聞之噉噉然泣
也退而曰宜人之令模不可覩翔翔然思也其戚誼感
動若此其他可知已遂為之銘銘曰人曰為婦難為羅

氏婦尤難歐陽司空曰若蕭宜人不可謂稱也邪嗟難哉千春之遐欲稽文莊公父子家範峻潔視宜人此銘

王母梁太夫人墓誌銘

歲之癸亥予歸自楚則聞王仲子有梁太夫人喪走而唁王仲子泣曰育仁以己未叨第出宰肥水過家為二大人上觴歡甚而吾母獨惻然出別語心竊疑之然顧眎吾母健不忍虞也逮入官近三年私計得蒙貤典為二大人光寵詎謂吾母以壬戌六月之十一日暴病竟

卒訃聞追恨別語又藥斂未躬慟不欲生然以家君高
年遂忍死還茲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葬於某山某向
之原非得知言士為吾母昭揭其隱闕以宣吾悰吾寧
恨死矣言訖復泣且拜出太夫人行狀屬之銘又曰太
夫人生某年月日距其終得年六十有九子二伯曰某
邑庠生娶某氏仲即育仁是也娶某氏女一適鳳岡廩
生蕭某孫女幾予同年都諫陽岡君為王仲子從叔雅
曰克穀乃子者梁太夫人有焉予蓋聆之習矣於是次

第狀語而著之篇於太夫人系出長沙炳南唐兮濬源
柳溪疏波廬陵宅婁岡兮祖燦侃侃飛英胄監判遐荒
兮一峰白沙磨唱鉅篇譜牒煌兮厥嚴曰奎世其誼範
母則蕭兮筭歸東臯逮事翁姥敬恭昭兮桓桓厥翁為
百夫特死冠桃兮室廬燔灼若彼喪烏風飄飄兮於太
夫人拮据百千支鐸窳兮字畜績紡中饋有秩供祭旅
兮姥延於疴內罄簪珥懷醫愈兮夫廬於墓憂虞毀瘠
諭歸處兮彼東臯公性嚴以格訓子力兮程課弗逮色

怒於室辭孔亟兮夫人于于贊督其子勤以飭兮延禮
外傳手調滑澁膚龜粟兮於太夫人為母儼柳婦儼孟
兮慈德瀟瀟含慶孕靈毓麟鳳兮鸞縹貽恩焜耀泉扉
不日壯兮封塋奕奕千齡之遐觀者頌兮

外父蕭處士碧池翁墓誌銘

翁蕭姓傑諱世英字生而頎偉隆準脩髯故第之右池
水洞碧娛之築其上曰舒嘯臺而性又喜酒時時挈客
陟臺臨池婆婆然落落然引觴嚙客指示之曰碧哉池

也予樂之而號在是于時掞紳以下呼碧池先生既晚
稱翁云上世自瀘源入國朝登制科者四世故稱聯科
里高祖貫之溧水令祖城父序雖席先業傳翁漸約翁
才足封殖然歲取供伏臘辦滫瀡不覲羸餘與人絕甘
分少趨急甚私唯義所在雖倒囊恐後或犯以非禮輒
怛然見詞色不肯挫視世之渙忍干謁人雖貴賤蔑如
也賓留輒引滿竟日不問家有無其賓於人亦然父性
有度而遲翁獨敏捷父夙為慎忤者凌自翁有知始免

伯兄某為邑廩生翁懼其佚業也百相左右竟貢為麻陽學諭嗟乎若翁者可謂豐於倫誼而眇於財利者矣母文溪康氏以弘治庚戌某月日生翁距其終為嘉靖壬戌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三初娶童天繼室鍾生女一絕愛之曰不昇兒子已乃委禽屬直曰吾期子後邑之先哲名卿貴顯次耳直至今碌碌學未聞道仕不裨時無以報塞方再解官適翁子朝選卜葬某山某向之原責為銘嗟嗟直固忍銘翁耶翁初未產子育姻家子曰

朝祥後雖生選然室而業之不相甲乙厚可知已孫男
某某選出某某祥出某某娶某氏為之銘曰世規穴金
若抱榛棘翁獨引滿陶然以適世擁鳴珂泐忍孺兒翁
獨伉直不阿以隨任似朱家不以俠揚達似伯倫不以
酣狂產名家兮叶昌辰篤人綱兮電天真歸封表兮千
祺宜子孫兮振振

亡友歐陽生墓誌銘

予觀世多言經濟才難然世非誠乏才世固有度踰已

山才均剗犀力荷千鈞而氣吞九河者一旦試有司尺度累黍不合則沉跡蓬蘢歿齒殞牖下視漢唐士以褐衣叩闕及遇徵辟至列顯樹勲炤後世者其事大相萬然則世之異才不多覲既覲又以尺度棄且死何其悲也嗟嗟以予友歐陽生之才度與氣力居今時既不得合有司尺度假令在漢唐亦自不屑叩闕之事歐陽生固庶幾哉三代遺英矣乃亦終棄且死豈不尤悲與歐陽生者昌名蜀南其號家世賢科甲邑中曾祖某某郡

守祖某監察御史父鑑齋先生某刑部郎中母為文和尹公孫以正德丙子生歐陽生生自童穎敏五歲授書十歲攻詩賦時侍御公以文著海內因生文日起遂字之曰文朝十三補弟子員縣令呂公濮陽人讀生文曰是當為名士督學使者舜澤蘇公亦濮陽人試其文高等補廩生先後偕故通政使楊虛卿氏今廷尉王尚涵氏暨予六七人者咸均硯席兼治古詩賦最久且密則予及尚涵氏咸兄事生相期許以古人有無通共邑中

談交道必推穀子三人者以生之誼激深也方壯偕予
與曾思健氏事其族祖文莊公問學十年汰其宿嗜既
強又偕予與有訓氏事羅文恭公三年浸入於微雅曰
學無踰高遠躬行孝弟先耳事二親先志為悅從父被
難傾貲援拯輯睦一門雖內外貴賤秩秩如也相悖愉
愉如也鑑齋先生守廣德生携一僮步省官舍人莫知
太守子先生意故倦游生輒贊成遂築堂曰愛日其知
者謂生與先生父子間以道交相成不諒乎哉不諒乎

哉予既從仕越十年矣思老母逮生不置遂告歸予歸
以丁卯春生特顧予持予泣曰吾欲俯仰無愧子為吾
書以相究予遂書之七月生當貢期忽病痢遂困至殞
年五十二訃聞無論識不識莫不浩痛雖市僧咸盡然
傷曰城西殞者真君子也嗟嗟生曷以致哉生天性廓
達不設城府又益以問學湔滌世態其遇人情而有禮
飲其和者盖忻忻為傾矣讀書茶山凡三十年山隣人
相習狎賑貧拯溺一呼倒橐盖待生而舉炊者凡數十

家隱若保母然平居憂時愛國見之詞色開口論天下
大計輒能破膠見中竅縈雖久涉世途者不能絕也嘗
見生值紛拏艱結或以事請解者立剴決厭人情辟若
游刃而批大郤有餘地先後邑侯至為請益質疑一不
以義則生不假色詞以故邑縉紳莫不悲生經濟未試
雖然予所為悲生者詎止是予又聞生方病革王有訓
省疾生目逆而笑曰死無憾獨憾不終二親養或時呼
予名悲哉予負生負生子曷忍言今萬曆改元某月之

某日鑑齋先生厝生六十一都銅家庄癸山丁向祔母
尹夫人之塋又手述行誼屬其姻王信卿撰狀委予誌
銘予以為使生用當時其才度氣力其為揀世之業特
若窺左足出閭限外耳然世終莫得知及予歸將與生
相究繕其身以俟後世生又棄去悲哉予負生耶生負
予耶予曷忍言生初娶王氏繼陳氏子四伯斯敬增廣
生婚王尚涵氏女側室陳氏某氏生敏聘王信卿女紋
聘張淵女女一聘張海子孫男二一黌聘康汝良女一

舉聘蕭某女生終予既哭以文且作悲憤詞今又為之
銘以復於先生銘曰世言銅爵必徵歷塊世言琥珀必
徵拾芥惟生之為才不假徵而諒其槩辟彼楚梓雖靡
匠石度必為樛辟彼崑玉雖靡追琢度必為章於悲嗟
哉罔試而折世乃誣乏才倚其學身抑抑兮志嶽嶽世
標表而道郭郭闕已矣乎長之天不慙遺摧幹而毀璞
追疇昔兮莫從倘九原兮可作

勅封賀母劉太孺人墓誌銘

景嘉靖間予客留京同年賀伯子為兵科都給事適島夷內噬兵帥無統幾撼留京賀伯子為言于朝始建制帥控馭三省終獲底定人以是偉伯子伯子曰是涇母督訓殷也退語予曰涇母訓云若言官也慎無以老身道報主大誼涇敢不勉于時伯子方以最上闕下貤封劉母為太孺人而薦紳間浸知太孺人母道為今時希覲予固心識之踰二十年太孺人年八十有五考終命伯子走予山中雪涕屬銘予曰是當紀史氏予曷庸辭

太孺人諱某系出金竹冠纓名族自童婉孌父某母某氏相攸得龍岡公既歸事姑高孺人獨以恭慎當意姑怒輒悸伏伺稍間徐進甘言即解姑每歡然語所親曰賢婦賢婦時龍岡公遊庠弗問家孺人時脫簪躬紆以佐弗給始公負才名登鄉舉累上春官弗第太孺人輒贊就銓選為養于是乃勉就銓得耒陽令再補麗水以方介忤時改應天府教授太孺人至嚮衣支旅費意恬如也公雅志姱脩繼獲聞陽明先生致知之學銳志以

古賢自期太孺人靡不奉意以行故公得歷稱循吏蔚
為儒宗實本內贊之力多也歲丁未伯子成進士累官
至藩參憲伯太孺人時時舉龍岡公治行具言之且曰
若寧負君父哉繼從子沂典郡牧從孫一桂官御史季
子汧繼舉于鄉太孺人咸訓若伯子而賀氏一門官箴
遂踔踔擅郡望初太孺人已舉子輒又贊取側室張而
睦若娣姒時已貴盛猶身衣皂綈嚴飭帷薄性最喜施
絕甘分少至倒囊焚券弗恤又逮下無猜人自弗欺談

者謂太孺人婦德母道豈獨今所希覲雖古弗數數覲也其他細行蓋靡得而悉舉云既終雖疏遠者莫不悼痛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今以某年月日葬里中樟背山金鉤形首癸趾丁於乎天之報施太孺人可不謂純嘏令終哉為之銘曰璆琳菌芝簪岑耀世孕必靈巖蒼蚪絳螭雨澍下土產必困潭顯允德門續郁名哲人曰烈矣疇知聖善之為則猗與賀氏繩哉繩哉百世靡竭

平樂府節推劉公墓誌銘

吉水龍山劉公以萬曆改元癸酉終于南洲里第其孤
子韶子武涓甲戌臘之十四日奉柩葬西槎灘山之陽
首乾趾巽蓋公所自卜稱吉壤云先期二孤持曾君于
健狀走予涕洟交下言曰昔先師羅文恭公語先府君
吾兩人莫逆誰後死當為銘詎知師先往府君雖未逮
銘然總服茹蔬者月餘而今則孰銘先府君耶今不得
師銘得與聞其學者銘其墓以昭永世甚幸故敢以累

子蓋予嘗就公訂學而又偕二孤學於師門者也銘曷
辭按狀稱公諱方興字東望號龍山始祖廷尉平由新
淦來邑之南嶺再徙粉溪仕宋代有聞人國朝永樂丁
酉鄉舉教鄆邨者是為公高王父曾祖樞安祖大烈有
隱德父文鳴號竹齋甫貢卒公竹齋公第五子也公生
而脩癯音吐洪鬯兩眸若炬竹齋公自憤不第不督公
業舉至年二十一室楊孺人始從史治經學文踰年又
從其伯赴館九江鄉先生廖憲副奇之迎教子姪而文

遂蔚然尋補邑庠生試輒高等然非其好也是時母楊夫人在堂公能率昆仲娛養以孝稱楊夫人逝公獨哀毀血症已乃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心竊慕之訪其門有雩陽何善山黃洛村二君得先生緒論公遂走正洛村得讀傳習錄憬然從事而黃遂以今興安令子褒從學為久要既歸則又走師鄒文莊聶貞襄二公而志彌篤矣已又偕先師文恭與周七泉諸君為玉虛之會同會倚以興立歲嘉靖丁酉始以詩舉于鄉尤喜讀易

故三試春官俱以易甲辰落第就選授廣西平樂府推官平樂當孔道又邊府江寇窟號難治公至適掌郡事而當道遽以兵相屬公為清賦讞獄撫犴治兵靡不斤然舉暇則課諸生語以學郡產蓮酒公既絕餽且不應索自是酒不病民囚有以四命抵一人死者久寃不服公竟辯釋其三梧州有白晝攫人殺行商於市疾散而莫知犯者遂坐居民濫逮數人公心疑之乃微行廉得克首而數人始盡釋其亭疑雪寃類此故一時有劉

青天之稱公天性嗜廉喜淡居衙蔬食家人習之每承檄行郡查理帑藏叱例金各餘百兩繇是浸為同官忌一夕楊孺人夢人畀公弓矢且曰好積陰德即休官何傷以告公公方念諸兄淪逝夙有去意聞夢欣然亡何兩廣督府張公議征螺石黃峒等徭半屬賀縣特檄公署賀以調處軍務公泣賀不先理兵惟急疲民省供縮費釐正賦額禁絕包侵仍條刻家給以示永利民大懼悅而軍政亦以振舉且密計峒賊出沒鄉道分哨戰守

糧帳舟楫咸豫且贍蓋不遑寢食者三閱月明年大兵
數萬至賀民咸若衽席過師又能指山畫谷不遺尺寸
張公大韙之藩臬籍推奇畧云既事竣唯遁一賊首
誤傳匿良民姜城村總兵監軍各帥咸擬移兵屠絕一
村公抗論曰因一賊而欲殲良民數百以立功某寧死
不願聞也議遂寢諸監帥積不能平又嘗忤謝督學因
共排之公笑曰弓矢之夢驗矣遂力求去僚屬士民攀
留不得道經名勝輒登覽賦咏以寄興意先是二孤為

公卜隱南洲公歸大愜遂移家焉自是正祀訂譜丘隴
社倉咸次第就理又日持子姪從先師文恭合舫聯車
大會同志猶夷于雪浪石蓮青原白鷺之間罔間歲月
又常遊匡廬如安城無不偕之及退則謝客捐書對聖
像晝夜嘿坐動踰半年又好樓居既靜久忽若天牖洞
徹本真不參人力證諸經書靡不合旨辛酉避閩廣寇
寓居城東適佐先師清賦籍議賑濟咸井井可為後程
隆慶丁卯公七十有四時文恭已去世四年矣公語諸

孤曰吾後來日月有幾恐虛此生復杜門南洲孝友堂
靜中有得或援筆書之其言曰妄念者邪欲障也意見
者理道障也不學則都歸妄念既學則多增意見二者
為心病則一焉孔子曰吾有知乎哉顏子屢空詩稱文
王不識不知正謂無意見之知云耳公論學精確若是
者多矣特姑記一二云居林端二十五年未嘗一干有
司裳衣慢褥蕭然故物意所蓄一話不能茹必吐乃已
竟後猶然而性又善忘故文恭謂其學得兩忘以陽里

華子方之公自贊亦云蓋所自得者有在也生平無他疾先年除夕飲驪甚告子姓曰明歲恐難得老夫語咲矣明歲二月腹左積塊漸長太常曾公以醫來咲曰吾須醫耶蓋已口占有易箒之咏至屬續慨然言曰吾心地光明去好去好頃之目且瞑矣實六月初八辰刻也嗟乎世之綰紳先生從結髮操舉子業逮長宦成輒曰身事酬矣疇不謂學贊若龍山公進好行其志退克茂所脩其庶哉易所稱進非為邪退非離羣者矣觀其易

簣屬續之語則亦豈罔生者能測識哉第慚予銘公不
逮文恭足重且遠也雖然詎可已哉銘曰嗚呼世珎鏤
冰棄白璧兮維公乎弗揚世寶康瓠棄周鼎兮維公乎
早藏蹕哉達人進不為邪退非離羣亶與道而翱翔昔
遽瑗左右吾夫子兮公千載其頡頏唯屬續飄飄遊元
化兮洵幾乎死而不亡銘兮其曷彰

勅封張母廖安人墓誌銘

方廖安人之童而膚也父晴谷翁台愛最篤恒曰是子

必嫁官人曷忍與凡子年及笄卜壻罵富人不與婚亡
何翁弟永州同知言同水部張公峯上春官適水部失
元配劉遂許安人繼室報翁翁欣然嘉靖辛丑水部公
筮官令南海南海巖邑附會城最號難治安人則能佐
水部成廉政嶽嶽有聲稱已而贈君石坡大夫終官邸
至不能辦樁安人方冲年遽解釵珥應辦事聞上官給
助乃免釵珥水部免喪補令江浦安人相從甘節如從
南海入子夜猶督治女紅不休水部判應天府陟治中

晉水部尚書郎列官駸駸起矣先是以最貤恩贈石坡翁如已官廖氏封安人水部致政廖安人歸首翠鳳之冠肩雲鷺之帔棣棣煌煌拜堂廡間父母歡曰向使婚富人子寧有今耶安人始歸張也嚴奉丘嫂儼若厥姑水部故從王歐二先生學聖賢學喜延四方同志士安人辦治惟所命兢兢不敢後可不謂難乎安人曾祖膠州同知鑾祖仕父為晴谷翁取劉綱太守孫女以嘉靖甲申子月望日生安人距終隆慶己巳酉月朔日得年

才四十有六生子憲卿補國子生恒飭令自樹故憲卿
能世其家學雅亦從余遊女一適羅文莊公孫庠生雲
書劉安人所出子二孝卿忠卿孝卿早世忠卿補邑庠
生側室徐生子慤卿安人字若已出前側室孫生女一
適廬陵王魁南孫女二適顏學龍庠生陳杏忠卿憲卿
卜今年九月十三日奉水部命塋安人于同鄉第六都
樟塘里良山丁向以余為水部宿知廼介其姻家十洲
尹大夫撰狀乞為誌銘為之銘曰猗滄海乎明珠偉名

闕乎良因翊夫子乎廉循飭嗣子乎席玆樟塘之水乎
沄泓萬有千歲乎含靈融乎溢乎衍螽斯乎繩繩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六

明 胡直 撰

墓誌銘

梧州知府劉見川先生墓誌銘

始劉見川先生齒齡文才甲等適予邑王太史改齋公
以忠諫死闕下郡大夫徐公欽太史風節欲為其幼女
擇對則曰無若廬陵劉某賢當先生綰髮時父刑部公

挈之介所為詩謁御史漁石唐公唐公奇先生才屬徐公廩之因締媾太史談者希艷傾一郡是年乙酉先生得與計偕上春官明年落第歸始受室乙丑再上春官再蹶而學行蒸蒸日上然推儒宗矣先生方欲謁選吏部或語遲之曰焉有如此才而終蹶者先生曰不然吾窶甚親年高矣乃卒謁選得泰興學諭庚寅丁羅安人憂起復補江陰六年擢廣平令辛丑內補刑部某司主事到官甫三月丁刑部公憂乙巳起復刑部某司主事以太廟

覃恩階承德郎得贈如制尋歷某司員外郎某司郎中
八年始出為梧州守守凡四年赴覲在道奔繼妣張孺
人喪既服闋先生觀時事嘆曰嗟乎吾車縣晚矣乃遂
闢芝園山房被隱居服時年纔踰六而二至甲戌年八
月十三先生偶病遂不起距其生正德丙寅之十一月
念四時年纔踰六而九于時先生冢子孟雷方登第待
次都下得報痛絕乃匍匐走數千里歸卜壤遵某年某
月某日奉先生柩葬里馬鞍山山負癸抱丁固以壙石

屬不敏某且曰孟雷幾欲從地下矣然隱忍視息者首
痛先生之學未有繼明其次欲得知言士傳先生神子
無讓某自念從雉髮亦知希艷者矧數遊從聆音旨交
先生父子間銘曷辭先生系出漢長沙定王發後自高
安徙安成山莊轉徙廬陵之藤橋高王父某魯王父某
王父某世有隱德父某號某學經攻詩不為齷齪行一
鄉推儒長者以先生貴贈刑部主事母羅安人出周橋
先生名某字某號某七歲即善為聲偶題壁淋漓驚座

天性孝友事生死如禮訓二弟有成門內雍雍如也生平私淑太史公而切劘於郡內諸公雅務躬行尤嚴義利不為譚言居江陰廸士功令視身先之而督課亦殷業學舍者夜必稽勤惰佐以茗飲竟後日力論者比蘇湖云廣平畿輔民驚悍難馴先生首節浮蠹計丁均役不為訶察而事至先覺邑有瓜訟誣為殺奪先生論曰詎至是哉此必某喉汝為之翌日鞠審果然民以是歸心恐後歲大旱獨廣平禱雨輒應粟入倍昔隣邑流徙

載道而廣平晏如也明年大蝗先生請于當道以便宜
發廩令民各捕蝗易穀亡何廩傾而蝗丘積矣又為文
禱神躬率民遍鼓鈴鐸逐蝗已而蝗盡入他境而邑內
無恙廣平民戴先生仁父神君不肅化行囹圄為空蓋
先生始至題堂柱曰視民如子知我者天已而言靡不
酬刑部時分宜柄國先生方有時譽又以從叔同年通
家屢招致出門下先生百計引避日散衙歸即關戶賦
詩自娛會巨阉子弟殺人事下而郎中某故巧宦輒因

戚家求外補自脫先生署司人為危之先生曰國有憲
持憲得罪分也論竟如法閹竟不敢出氣大司寇石塘
聞公繇是加重名益大起奉命江北恤刑尤以洗冤自
盟各郡平反活者無算梧州為日南孔道綰轂南海四
方賈舶夷盜出入輿區故設督府以填撫之地重且劇
文武百需軍帑出納謗怨所繇叢先生之官獨攜二力
盡裁一切民間供費方到三日郡士民聞新太守治行
輒舉手加額曰青天青天尋又請于督府并議商供而

令甲之過者覘先生澹素堅忍輒不相撓自是商人無
橫征而督府事亦莫不瞻舉當時上官惟魏公一恭譚
公大初相契許盖臭味同也既歸或問橐何寥也先生
曰令人指以贓吏咸色而怒不知常俸薪馬外毛髮贓
也吾橐安得不寥晚在山房日惟讀書賦詩所為詠史
篇末重悼末學墨守其於孔門默識未嘗不三致意親
友過從惟竟日談學然所談即所履不驚為玄遠聆者
信而興焉不敏某每一災侍引瞻眉宇已若出炎埃脩

然灑濯於冷風也其感深矣末年興化秉鈞廉吉郡有
二劉其一安成劉公陽其一先生皆屬起用而皆不赴
人並高之而先生尤以天官薦剡重語絕特人稱異數
然獨棄之若遺豈孔門所稱逸民非歟嗟乎今先生溘
然已矣邦家失典刑人斯文殞先覺士詎曰一人一方
悼愴已耳不敏其悼尤盡然幸繼明先生之學有赫奕
賢嗣者在焉所著詩文有暨陽廣平西省蒼梧芝亭咏
史凡六稿又有孟子筆義恤刑閒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子男三長即孟雷娶張布政使某女出王安人次孟雨
聘蕭知縣某女次孟霖未聘出側室戴氏女三適張淵
黃景性胡錫命與孟雷俱王出也於戲福亦絕矣銘曰
山曷以珍玄燠翠巒雖有介丘莫踰青原水曷以珍湛
波濬源雖有大壑章貢足觀偉茲山水孕賢孔篤完節
娉脩相肖何酷奚必穹廣夸世肉目維介為石維真為
玉世有知者伯仲太丘予曰叔度儻可與仇六九之逝
形往神留有赫顯嗣與道偕悠

樂處士十松翁墓誌銘

十松翁者宅邊有喬松十其意好素篤也故號翁樂姓
葵名以暘字先世自長沙來泰和後梁徙邑之禾溪至
十三世諱景貴州副使曾祖文鑑祖諫咸膺冠綬父泉
麓公諱脩早世妣歐陽憲副之孫年十九抱節以弘治
戊申閏正月三日遺腹生翁翁生而穎特未弱冠補郡
庠生督學虛齋蔡公空同李公皆天下之鉅夫文人也
莫不韙翁文第置高等歐陽恭簡文莊二公嘗造廬讀

所作泰伯至德論咸警賞不置口銀臺楊公過從談史
上下數千載燦然指掌楊公服其博顧九試不得第以
太孺人孀居高年不忍違遂謝去舉子業事太孺人備
物腆過有祿者既沒哀毀欲絕鄉人以母子節孝稱雙
美云平居胸胸寡競食澹御䟽然周急拯溺育孤葬貧
趨義恐後其增益祭田寶襲先世誥墨至老猶盡心焉
先後邑侯舉鄉飲固辭不赴至邑侯楊公行丈田禮翁
為都里人總領因陳便民之法十楊公欣納著為令甲

其會計勞畫剗虛剔詭公明並施老胥縮頸莫為奸都
里人至今賴之撫臺胡公廉得其實獎以重語且檄有
司建牌或者以翁之才行可施諸當時而曷止以一事
一方見耶此有識所為致慨于里選也隆慶戊辰八月
寢疾竟終年八十一娶廬陵北溪劉氏生二女長適縣
學生楊載芳次適萬安賴某側室蔣氏男女四人宗望
宗錫宗箕克世其家女適某孫男八某孫女二以某年
月日葬某山之原介予門人楊能卿撰著行實謁為誌

銘且曰翁其無點于予銘者為之銘曰德苟脗兮雖簪紱其終穢義苟腴兮雖蓬藁其彌貴鬱鬱樂翁六經為梁百家雜饌必馥乃腸飮為孝友饜為溫恭任恤足以敦忍人公廉可以激墨風嗟哉穢潤曷為沼沚不為江河雖曰靡位頌者孔多祚躬既壽昌後既賢乃鐫玄宅千載稽焉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予族之廬陵芳徑有賢母其夫子西園翁始遊邑庠連

弗第已而棄去叩正學於安成鄒劉二先生二先生獨
偉而器之每歲謁安成及心所嚮往則供糗贄縑羅列
出夙備賓友以講業至者饋饗無乏詢之則其內子劉
孺人手治也以是人莫不頌賢婦某年月日西園翁卒
又資遣子燭遊劉三五先生之門三五劉先生者名陽
以高行傾一時非其人弗與燭至則特錄門牆而殷教
之既歸構室曰求仁精舍延師友居之燭得以磨德勵
業焉人以羨燭燭曰某則安能為稟母命成父志也人

又莫不頌賢母萬厯甲戌中秋之日燭不幸母亦卒又
三年為丙子三月燭乃得卜吉葬萬段蟠龍形某山某
向於是其里中姻友文岡蕭君懼母之賢節將闡闡弗
聞也則代燭狀母行而謂予宜銘予按狀母諱某出城
南故閼父某母某氏生正德戊寅十月十九日至年十
幾歸西園翁鍾英翁家故鉅母治內協外咸有倫脊奉
尊章禮尤曲至處妯娌間逮遇臧獲恩義裒然歲饑有
司檄禮翁出粟翁為之傾廩人雖以頌翁然知母之贊

助多矣母之終以其始哭壯子繼哭翁曾幾何時哭其
三世遂疽發背不起距其生年五十有七子二伯某先
卒仲即燭也娶某氏繼沂塘黃氏側室某氏女一適赤
陂王可揚孫男一某女一某俱幼文岡君曰西園生得
與儒宗薰其道味自別於流俗又推所蓄為公私利其
功盖有自云此母德之大致其他勤儉敬慈細行不尠
不盡述予亦云然予辱族屬方欲與燭偕之斯道曷忍
不彰所自以相勗哉銘曰蔚房櫬之淑媛兮翊夫子于

道也偉聖善之母儀芳穀其子于造也斤斤瞿瞿靡弗
稊兮擢其燄不可殫號也惻惻恤恤哀此女儒兮胡殲
之算弗使至皓也

螺溪處士胡君偕配劉孺人墓誌銘

昔文水羅文恭公語某曰子之里胡仰齋先生為給舍
時雅善予後給舍以言事謫歸勅其子汝賢從予學子
歸可相朝夕勗之又某五從兄為汝賢君經師遂因通
家往還稱莫逆云隆慶改元予歸自蜀君率鄉士敦予

問學挈二子遊予門時方盜劇自辛酉至丙寅凡六年
每冬盜輒昏暮擁強攢戈入門無得脫者蓋無夕不惴
惴度若年既曉第聞殺人事迄數十里間相吊慼慼不
可聊生君過予曰聞子寓蜀有鄉約團結禦寇可倣行
乎予曰然乃為刪潤出覽君慨然館穀數百人偕二三
友倡議決行予因題曰求仁鄉約君又為捐貲梓散之
曰非家挾一冊不可也以是盜勢浸息異時有官司為
盜地者約事幾殆君獨翼予維持每晤對輒相悲歎久

之萬厯初予又歸自東粵鄉士以會所迫隘欲創興求
仁書院于覺山君適病革聞即捐金首衆頃十年予里
中士知嚮學家獲安寢君與力不尠也丙子季春君偕
康宗望過予見義樓投壺飲酒君指見義字曰是先師
文恭墨蹟最勝者相與賞慕極歡詎謂君遽以季秋長
逝將不為永訣哉予憶君方恫君冢嗣則禹仲景禹卜
是歲十二月廿一日合葬君與元配劉孺人得灘江坤
山艮向吉壤予門人胡以兆狀來徵銘曰非師莫悉

知吾父者予奚忍辭按狀君諱舜舉字汝賢號螺溪晚
號東皋居士其先世建州五峯先生後名成提舉江西
家泰和蟠龍山幾世生國寶徙舍溪又十三世為君曾
王父曰清王父曰元讓以子貴贈兵部郎中父即仰齋
先生諱堯時官至貴州按察使母蕭宜人出南溪以嘉
靖壬午九月廿九日生君君生資穎貌偉五歲先生攜
如官邸之泰聞心齋王公論學躍然有發弱冠歸補邑
庠生業文出人意表屢試場屋不利竟棄去先生聞亦

允之且曰吾家督得人矣故宣力四方靡內顧虞先是
郎中公病君侍病旦夕躬扶抱親藥液惟謹比捐館一
一如禮先生歸既痛且慰繼先生官滇聞季弟之變輒
欲懸車君奉書曰大人年未艾天下事寧即委乎又論
征土官事曰此國家外樊似未可以一眚輒急擊痛斷
也覽者韙其言先生末年以君才猷可被物命從例貢
君曰且也以累百金博一冗散官僕僕靡所濟不若舉
以濟人先生尤韙之戊午先生背棄又十七年蕭宜人

亦逝君盡哀毀先後卜葬瀘原靡不勤腆檢遺書或至
泣下謹護以穀其子曰古者教人先小學曰友道貴破
藩籬皆名言也歲侵時嘗倒廩賑里族緩急無難色更
倣古常平社倉遺意平糴以抑踴貴邑侯祝公多君表
其閭曰敦睦之門鄉里槎灘陂每旱輒醵金倡脩衆利
賴之蓋君樂恬喜濟自對庭訓而已盟矣始病稍艱食
已而更數醫竟弗起時九月廿三日也得年才五十有
五豈不悲哉劉孺人出廬陵石溪進士吳縣令劉公輔

宜女性靜慤歸君得順道雖居華廬而持儉澹非大慶
吊無踰閭閻事尊章禮尤至臧獲有過亦微讓之而已
始自度艱子即贊君置側室已又贊之增置睦若娣姒
無何連舉子又撫若已出稍長贊君延禮名師教育恐
後諸子林林詵詵如也孺人賢可知已君卒孺人哀絕
食不下咽屆節辰愴傷乃後君一年丁丑七月十三日
病且歿其生先君一年為辛巳七月十一日其算加君
一年均未登乎上壽以故里族悼君更悼孺人蓋嘗觀

於今貴介子有不期進取輒嚴蓋藏錙銖踰肌肉其下
惟驚楚楚仙仙衣裳佩紉臺榭尊俎駘宕乎靡貳窈眇
之間以夸毗羣豎自為多矣疇知從師友語問學哉且
捐利倡義利濟不已若君豈多觀耶聞君病革猶鼓琴
一曲若有遐思又何其爽然絕出也子五長邑庠生即
則禹娶歐陽卿女恭簡公孫次庠生景禹娶庠生張洛
女亞卿公孫次命禹聘早禾渡樂迪德女僉憲公孫次
承禹聘南溪蕭其邁女次績禹尚幼女五長適歐陽文

莊公孫太學生宗發次適太學生歐陽宁次適漆溪周
夢榮次適羅通政孫仲次亦幼孫男三于湯聘南岡庠
生李九來女次有湯聘甘溪庠生龍學義女次翊湯未
聘孫女三俱幼君與孺人雖未上壽乃其祚胤振振若
是天之報施其遠矣乎為之銘曰翳其才可以奮迅鋒
穎割蛟截兕馳騁時髦已而退然澤於問學終匿景乎
東臯翳其力可以歌鍾滿前吳歆越趨日酣而酖已乃
變然率先倡義唯利濟之勉蹈瞿瞿抑抑士也匪叨棣

棟婉婉婦也婉操澼埴培壘千載同牢胡以徵媿麟定
鳳毛

蕭小峯處士墓誌銘

予邑南以儒林墨卿世其家者石鳳岡蕭氏蕭之先出
建康始祖銓避金亂始徙泰和之鳳岡自銓幾世而有
今小峯公公高祖益節仕至交州經歷事行載郡志生
四子登甲第者二而伯子溢溢子貴祿祿二子天貞咸
治書未逮仕天貞號晴峯翁以行誼表諸鄉娶康氏生

公公諱朝賞字汝勲天性孝友骨鯁諤諤始嘗戮力舉子業既脫穎足進取尋以家累棄之初晴峯翁拓落有大志不欲事生產以故家益窶公因出受徒為養晴翁捐世公哭踊幾毀痛翁之弗祿也殮葬勉從腆居喪如禮時二弟方幼母老孀居公既朝夕承菽水歡退課二弟經史校文無弛嘉靖庚子始設教虔郡館金無入私橐已已康太孺人逝公治殮葬持喪如前又明年配胡孺人繼卒公益斃斃劬劬罹危疾幾不起既愈乃挈二

弟偕如虔虔人感公誠信競攀延不令之它塾曰是我家先生也不得師公者輒競師二弟謂有公之風焉幾年公自虔之會昌會昌人爭迎如虔亟留挽不令之宅邑曰是我邑先生也公遂留會昌至廿年公為教其子弟邑中無老少貴賤莫不知名會昌人有急反貸之公公無不倒囊至積券數十迄勿問也前後所有恣弟出入婚娶饗食觴豆共三十餘年友于之愛彌篤里中誦孝弟者必推轂小峯公雖愚下咸云公雖不為詭隨然

素厚重未嘗臧否人環堵蕭然而賑乏恤匱之忱隱若
飢渴鄉隣有競得公一言必解咸曰小峯公無他腸而
言不比周故醉心焉先是邑令祝大夫暨今唐大夫廉
公篤行為鄉人推服相繼署鄉約長公曰此古三老職
也敢不盡心而鄉人前已信從自是爭訟為衰晚歲與
人無長語惟孳孳勸善時語伯子廷對氏昆弟曰作善
降祥貴先存心已而廷對舉癸酉鄉試鄉人頌曰諒哉
作善之食報也明年廷對會試下第歸日夕承顏公適

爾而懼訓曰祿位固有時吾獨盼若等提身樹業不慚
先君子足矣先君子者謂交州思恩兩君子也嗟乎若
小峯公行誼庶幾不醜兩公矣詎論隱顯哉公不幸卒
萬厯丁丑正月初五距其生正德庚午九月十一享年
六十有八卒時廷對赴試歸自京邸抵累川始聞訃號
絕復蘇卜以是年某日奉柩葬某山之原屬其友蕭州
守君某撰狀行事謁予銘予習知廷對善源之有自也
銘曷辭公初娶堵陂胡氏繼下模郭氏子男三長即廷

對娶水南徐氏次廷捷聘胡氏又次廷擯聘尹氏女一
適前溪康一陽氏銘曰風積綦厚而鵬九萬山積綦崇
杞梓維翰業矣鳳岡名才是瀚倬矣小峯儒林斯冠為
行不一貞一者善既積既欲如取如券吁彼嗣人彌久
彌炤

處士蕭挹淇翁墓誌銘

翁蕭氏諱其坤字順齡一名晚所居濱淇塘別號挹淇
人稱挹淇翁云上世仕楚自長沙避地來家邑北之早

未渡幾世為大承事徙南溪里幾世為惠可徙今墊溪而久幾世傳務遠遠生慎菴某娶某氏生翁翁齟而樸天性孝友居約躬操耒耜為養已而去為賈賈不牟利輒復耕然事慎菴公悅志承顏雖半菽粗糲未嘗不令公大噓日屯如也事異母兄嘗外禦侮友愛彌篤既卒樹其孤不後已子時從昆弟競構重獄幾不解翁勃然作曰予其忍坐觀哉遂自奔告上官直其事獄竟平生平急公甚私輸稅董役竣事常先鄉人壯年伯子元周

生雋朗輒敦明師教之敕就外傳雖力不克靡不傾誠
伯子學問密友為族父鶴臯翔曜翁一見曰國器也雖
匱必歛後果為名御史嘉靖丁酉伯子偕舉于鄉捷音
臨翁方輓犂耕壠端已聞報猶逶迤竟畝無驚愕態嗣
是雖輟耕然與田叟談耕牧事如飴歲時土發督先穀
種芋魁輒出諸農上秋成視獲至汗淋淋下不肯休眄
爽躬洒掃出課浚園藝沼夜輒問萬牛數畜如有程或
曰貴人當如是耶翁曰吾老農耳焉知貴人其實任類

如此歲辛巳伯子下第遘病竟殞翁哭痛絕至困憤若
熟寐見伯子來曰父無哭壁間不有烏龍在耶父收桑
榆豈晚哉視之龍光隱約既覺愈慟時季子元岡暨伯
子遺孤象僑甫十齡咸通章句時人擬曰此非烏龍兆
耶于時翁室如懸磬薪桂米玉然教一子一孫遣外傳
如教伯子無暫倦歲丁巳二子咸得補邑庠弟子員翁
稍慰懌既晚益喜淇塘之勝曰吾無力為亭榭惟築一
園環植松竹而優游其間吾生足矣又喜飼翼羽時從

籬落飲啄之曰是其中豈庸以口舌喻哉隆慶丁卯改元翁年適八十而季子繼領鄉書翁遇捷使不異丁酉時賀者填戶翁揖拜酌獻一若昔時仲冬送季子赴南宮侃侃命之不為兒女憐明年正月八日翁忽以無疾竟卒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年八十有一嗟夫若翁可不謂善生善死哉翁長身鵠立目若電光音吐鍾鎗雖獐暴者遇之莫不屏息然謙冲恬約愈久而篤宗祠湫祀亟督羣從葺修咸畫自胸臆衆並功之翁曰吾事且畢

吾可以獻先人地下矣何功為嘗自置一杉棺佇用里有劉姓者殲於寇其子遍求棺艱所宜謀諸翁輒慨然曰吾與若父軀並修今以吾棺棺之明當還一棺如長耳或曰劉事且急儻難之可倒其橐金翁大不可曰吾曷忍至是哉常時竈突不烟而意氣軒豁雖子嗣冠時髦未嘗華其冠服為人解爭是非斬斬不為模稜處家族睦而有禮吊喪問疾嘗先衆人賓至雖蔬一盃酒數行無不傾竭相與藹如也或謂翁介不賈譽朴不遺俗

勤不出位厚不市恩茲四言者足以槩生平大畧矣方
翁考終季子在途時夢翁已又夢翁癯然有不起狀翌
日而訃音至哭擗天涯絕不欲生者幾矣既歸卜某年
月日葬翁龍目山丙向之原乃飲血為狀語甚酸楚而
乞銘于予予與蕭世戚而季子遊吾門其政聲足炳炳
矣予以是知翁之沈脩至茂厚而所享亦不尠天之報
施善人何其弗爽也翁娶嚴氏伉儷安貧生子三長即
元周娶某氏次元岡娶某氏季即元岡令為龍川縣令

娶某氏孫四象僑庠生次象侃象鯉象岱女二適某某
孫男二某某為之銘曰於昔盛民耕鑿作息內靡淫志
外娛化日雖咸可封而安自食漢舉力田亦先孝悌矧
翁蹇蹇衆媿攸備慨玄纁不賁其躬而公車乃登其嗣
瞻龍目之舉如鏡貞石其焉肆

水部尚書郎張玉屏先生壽藏銘

予以癸丑仰錄句曲而予邑玉屏張公已判應天子見
京兆庖公庖公曰子乃張公間左右人知公才乎已而

歷謁各部臺大吏無弗才張公者諏之府人人曰公自
判府席未溫即出署溧陽公竒政著溧陽最予諏之溧
陽人則曰吾邑人工逋賦罵訟公至廉知積逋者乃出
令專督之而緩其餘已而積逋者內悸輸輒先其餘咸
感激爭輸不肯後凡四易月解竣唯成堡歲堡二里以
圩圯潦甚未輸而公方剔蠹節靡謝供却饋民感切爭
欲得生祠之已鳩金若干矣公聞諭曰若欲樹祠莫如
以若金入官自營各民歡然獻金公輒呼二里民曰此

予祠金也以代補爾輸僉愕然為之歡呼公又訶知鄉
謠九龍十虎名咸緝而置之法又痛治誣告者罪繇是
良民始復樂業馬太史曰自非司命大人提已無點則
此獠虎者蹄齒及門庭相尋也今何幸空境矣于是公
得稽欺隱詭寄又因審編知戶口所繇銷亡繇前令不
為民哀益故以下戶羣富室則貧者愈貧齊民班勢家
則傷者愈傷公乃區分易置增耗祛詭凡富室勢家與
下戶齊民各為列繇是征輸寡于稽冗徭編艱于巧免

追呼鮮至凌奪它邑寄庄者莫為遁射矣公既潔且明
雖強有力者弗敢譁細民欣若更生又出鍰金築成歲
二堡圩遂成膏壤民咸家奉公而尸祝焉已而句容人
曰公美政詎止是公昔在予邑議革冒聖宗免徭事辭
議偉且確又有豪家誣執八平民為盜得院允者三公
獨閱贓止一麵杖又廉知豪家絕無被盜事乃竟白諸
上吏而八人者生矣操江盧公嘆曰張判古人也已而
應天人曰公美政詎止是蓋公職司馬八縣舊有例金

數百公悉革絕之已而予以耳剝目擊得知尤悉公鞠
獄迄無茹吐若高淳李諫者故和奸而以強論死宣城
唐德亨等十四人咸欠戶而以侵擬遣公皆為辯釋之
又宣城隸人湯紀因追攝劉登不得懼刑自縊死縣擬
登抵命公按驗之耳後故有八字痕登竟得減死寧國
曹隆與賈姓者相毆趙和赴勸曹怒熾推趙跌死訟稱
挺傷濶分餘議曹抵死公覆審駁曰傷濶分餘則挺亦
眇矣奚能死人曹隆亦竟末減懷寧謝教與從兄弟爭

產辭弗直而親叔謝元實証成之始謝元入郡門時謝教等買丸肉酒酒之元啜丸二酒半盃以其餘啗從者畢乃赴官歸舍夜半腹痛死理官坐教等厝毒謀死親叔合重典獄成三歲公乃駁曰使教等果厝毒酒中則從人啗餘者曷不死而獨死叔况取庫貯探覈迄無黑狀此非毒謀審矣且八十而奄忽死者比比有也豈皆中毒哉於是教二命得竟釋焉公又廉知高淳庫役盜庫銀營子母錢公戒吏搜得券置之罪量罰各貸家葺

學宮適又懲逆併初尊經閣而宿圮者咸煥然內翰邢公紀諸石公風裁最為人誦者則曰婺源有王郎中者既罷歸仍結柄家仗勢凌駕府縣丞劉大武旋誣劉至罷免劉奏辯下新臺史情知其寃而猶顧慮公激以大義乃行公會勘既兩造備王獨挺立言曰事有成按公必欲問則當牽聯入錦衣獄公曰錦衣獄非賢傑不能入我倘入幸矣若不聞欽依問犯例先受杖隸人即按王于地而同問官皇遽祈免免之乃鞠各里庫咸稱劉

清操所指贍絕影響于是復劉職而抵王誣自新臺史
以下莫不欣悅而公之名愈籍甚一時矣公尤敦風教
非獨沾沾事簿書間故尚書齊泰溧水人革除死難臣
也家故被籍嫡孫光裕等傭耕自活公為買腴田業之
又以光裕有先人風白督學廩諸庠蓋公之嚮往忠義
殷矣于時公得隲本府治中南吏部題授奉議大夫公
先後居應天者六年其蒙知撫院臺史咸題薦有殊稱
所建白可施行者靡不允民食利者無算而大司馬克

齋李公操江時嘗陳江洋事宜十二策咸納行之即以
邊才薦歲甲寅陞南京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時倭寇薄
南都城下而徐御史者建議增高金川等門城垣鼎挑
濠十五里奉旨會勘事歸工部因檄公丈量合用銀十
四萬有奇公白尚書曰所議增城頃當興工第挑濠事
關繫不尠今京軍以鎗鉏營利自活若役之挑其妻孥
不免凍餒或至驕逸難制則蕭牆之憂其孰當之議銀
兩取辦各府然近蘇松等壯郡皆為寇患若復加征則

畿內之憂其孰當之尚書曰科道督甚當奈何公曰金川門屬皇陵右臂昔高皇獨不濠是門豈無意耶尚書悟乃密具奏有旨行南欽天監勘議果碍事遂寢軍民獲免徵役之苦公一言之力也次年公得奉勅清蘆洲首追勲臣逋銀二千有奇又追豪勢占洲地以給細民是歲冬予別公遽告以原職致仕知者莫不愕眙曰何世之輕捐才賢也公家居十有八年而予自粵歸乃挈鄒生汝瞻訪公洞巖山之館則公已營百歲後藏室於

山巔予顧鄒生曰不登洞巖山不知公之達生與垂裕之遠也蓋洞巖山稱唐吉州守閻公昇仙地公且築其巔為壽藏非達疇能之故曰達生予鄉人鮮不治青烏家然逞智力千萬方莫能獲勝者頃聞公獲茲真勝令視果以是卜公澤蔭不眇故曰垂裕公喜即偕其三子忠卿憲卿慤卿以壽藏銘請無何三子以歐學諭所著公政行示予督銘予曰知公京兆事唯予覈若其生平則歐君覈按公名峯字子奇號玉屏世為秦和後陳里

人其先有洪州叅軍刺吉曰景重者家吉之城西後徙永豐及富田井頭又三傳曰洪則後凍初祖也六傳濟字待旦清字穀且中宋紹興開禧解試又七傳諱元方為公高祖諱孟遠為魯祖皆以耆壽膺冠服祖諱鑑號愛山以輸粟授散官父諱泗號石坡贈應天府通判世稱京兆公云嫡母生母俱羅同贈安人初京兆公嘗禱嗣夢鯉魚山豎皂纛揭江山清氣四巨字翼日公生實弘治辛酉九月廿一日也公童而英喆嫡母絕愛之五

歲訓禮度七歲為程書弱冠京兆公困訟學廢嘉靖改
元公理舊業遽超等其族叔貳守魯試而奇之乙酉補
庠生是歲京兆公遭危症它藥罔效公乃籲天割股服
之米瘥戊子舉鄉試上春官不第公自惟曰舉業詎可
單人道乎時歐陽文莊公官翰林乃謁而師之聞正學
已亥母服闋復之留都卒業文莊公門已又遊泰州稟
學王心齋心齋之學與文莊公同出而指發者稍異公
兩契焉辛丑四試不偶于是謁選補南海令南海居會

城稱巖邑公至歲當造冊邑富家多分戶飛洒自等貧民貧民苦之各邑寄庄戶止徵稅而弛役其後則并稅弛之而本邑富戶爭效尤公曰厲民孰踰此哉乃區分丁糧上者承里下者充甲各邑寄庄則比回該邑徵編而本邑寄者例如之雖勢家者嘆惜咸弗顧貧民稱快上吏亦多能公譽繇是起里長必拘正役不輕加刑獨械繫一二稍逋民相勸輸納不敵而竣邑中百需止辦諸六庫役破家者十而九公白郡守酌議使客公費郡

邑分任各用鍤金註籍磨算既不煩里甲而庫役亦蘇
矣初海涯中新起沙洲成腴田簡氏以其近而有之許
氏者爭不勝遂投諸顯宦相持具奏道斷歸許實陰以
賂宦簡益不服然斃者已數人力且憊公憫之乃諭簡
使并以售諸宦意者宦與之值則兩利矣簡從之果得
值諸司嘆曰張令其善濟哉有潘宸者媚親姪殷富則
乘其寡孀孕而以用強誣之姪大稱寃行公勘公曰姪
非和弗孕也叔孀與親姪和姦律各絞孀始供馮姓者

姦乃坐宸誣而姪得釋上下快之明年壬寅公偶得劇疾太守西村胡公知公寔乃日遣醫代辦楷比痊愈曰張令生則南海民生矣時有楊兵憲者聽總甲捕盜凡七人寄縣獄中惟真盜一而六人者皆平民公鞠真盜語又得總甲歐六人撻金情乃為文申楊六人獲生焉公又出黎南友死罪致忤陳二守其急生人不避怨類此是歲夏京兆公病終囊無辦廖安人解釵珥買棺西村聞白兩臺咸致賻及行里老四民遮留哭奠更五日

乃獲出境甲辰服闋乙巳補任江浦江浦故凋瘵又當
孔道旦夜使車繹騷舊例公費月給十六金里役不足
則起派通邑丁歲約八十餘度民浸不堪公曰嗟乎艱
哉江浦乃定畫每年僅起派二十度即省民四之三凡
例供節饋及展綵設宴附餘扛解一切禁之南京四門
倉派糧不及百石而中璫科索費埒它邑公乃白上吏
移置之是年旱無收會允運期迫公白撫院請常平稻
及原估賑銀斂那完允院艱然曰若書生不肯嚴比徒

沽譽耳公對曰民飢極矣嚴比是驅之逃也院怒叱不已公即拜辭文請罷職浦民聞輒數十羣行哭都市攀挽呈訴科道籍籍有言院始允假銀稻下縣不允罷職公乃移銀起運而躬詣各鄉行賑尚餘銀三百因為築圩費蓋邑後有永豐順濟二圩自成化間盡圯田潦稅懸公增措金脩築次歲大獲糧乃有歸先是江浦原奉免冊江折納而勘報者不覈所免又黃冊收除與實徵大相徑庭公乃稽通邑糧數履畝對勘雖焦勞晝夜餐

柳風霜不以自皇遂勘出珊江平米千石有奇改造實
徵貧民始免虛累每年預刻格眼方楮而戶給之以杜
伸縮其實逃無徵者則援望江例徑請停征繇是江浦
之糧靡不有歸焉崦山周公極稱異之時侍御蘇山吳
公道浦覩公政懌悅留駐因邀諸同門編校心齋先生
遺錄公遂割俸鋟梓於浦公又嘗與胡栢泉公松咸南
玄公賢同遊瑯琊定山珠泉之勝相與訂學不以疲邑
故窘意豁如也是歲秋陞應天府通判江浦民爭為樹

石栢泉公製文題曰勒思丙辰公既解水部歸剖已業
均諸從子卷卷睦宗緝譜改建宗祠改厝先京兆及其
長兄上逮曾祖顯祖凡四壠其為貧族舉火者幾為姪
孫從姪孫舉聘者幾為橋梁者幾為利濟最博者則贊
佐張月泉郡公丈量邑田畝而月泉呈臺司十策即公
所畫陳者丈田竣民咸知歸德邑令而莫知其出月泉
或知出月泉而尤莫知建自公也公又約束里中輸納
不後期而倡行鄉約近耆尤力蓋公力艱拯危維風變

俗才志業業若水之必潤火之必燎若越人之治病隨地必効孔子曰是亦為政於公豈尠哉公又嘗為義陽書院聯鄉之子弟講學讀書其中又嘗追鄒羅二先生青原舊盟爭先倡導雖老不倦家居改刻心齋遺錄屬予序之公功德于斯世斯學則並遠矣丁卯穆皇登極進階朝列大夫士人特以為稱先是甲子卜居廬陵之蓮壠至癸酉乃獲茲藏藏脉亥酉丙形龍嘯天識者咸謂德徵公先配劉安人嘗亦刲股挾姑生二子曰孝卿

先卒曰忠卿邑庠生繼配廖安人生子一曰憲卿鴻臚
序班側室徐生子一愬卿女二適王魁南太宰羅文莊
子太守調之子雲書孫同祖同升同倫孫女二適顏學
龍生員陳杏或者謂公祚胤如松栢之柯條造天非遙
其原本生人者多也予與公遊從久至句曲辱下交既
歸以同志獨契忠卿憲卿遊予門咸世其脩愬卿樸且
雋然則知公而叙以銘者非予不可銘曰伊昔聖門爰
有達才迺澤庶草勿為稿萎哉哉張公孝友天培慧鑑

韶朗豁度風恢猗與循廉兼濟長材巖哉海邑吏宸民
飭公理亂緒龍淵是裁如滌穢薈而撥霧靈孰艱江浦
孰獲公來肉乃孱骨生氣迢回寫鹵而稻孰伴不萊皇
皇京兆趙張寔濟閭閻水部言核功魁直氣英英嫖節
皚皚拂衣林莽憂時孔懷顯隱殊轍澤物則偕天佑祺
吉卜茲歲崔華精斯啓寸雲九垓藏哉臧哉百世昌哉
循績既述復頌以該告後史管暨公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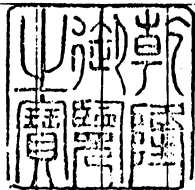
梅池郭君墓誌銘

予邑邊五雲之東綰轂數十里間多郭氏一姓其風習
相襲婚媾相締則最梅湖而園背即又出邑庠生天穀
其族雋也天穀蠲萬厯某年正月初八日寔其父梅池
君五雲十三都西岡山下橫頭之原丑山未向手其狀
乞予銘至再四不懈予感其孝誠避之乃按其狀誌曰
君諱逢義字汝宜號梅池上世出南唐御史中丞瞿由
金陵徙泰和之隱義岡至宋進義校尉庠轉徙薦溪幾
世諱仲溫徙今之五雲梅湖園背其後曰東昭曰祥祐

則君之曾大父大父也父弘聰號秋巖隱居有長者風
娶曾氏生君君自童警敏有心計從塾師不繁繩督而
業常就稍長為門祚未遑治舉子遂棄去專脩封君之
業下至米鹽穀廬外及更徭賓祭之需莫不勞畫昡然
家以饒裕天性孝友母病躬湯藥必嘗乃進衣不解帶
者數月既卒哭踊欲絕喪祭以禮日偕形家者流蒲伏
山谷間風雨疾病不休雖至勞費咸身荷不及其季又
篤友愛終身如一日事繼母若事母然生平謹祀事急

利濟有貸者弗克償無論子錢雖母錢勿問也遇人開口出肺肝延禮名士訓子弟以問學為他人父兄亦必以訓子弟問學言故族里間莫不信憚梅池君者君其庶幾有得於六行大都者耶君生嘉靖壬午三月上巳日乃遽以乙卯八月十一日告逝得年才三十有四悲哉天之奪君算何早也雖然天以淑質厚君生前故能視其行不隳其世以賢嗣厚君身後故能穀其子可以鳴世算脩短胡論哉君娶龍丘魯氏有節操語具其族

子太守青螺君傳中生子一即天穀配鳳岡康氏副李
氏女一適同邑嚴旋吉孫男二今磐今磬俱幼孫女一
聘予邑歐陽錫齡男文成侍郎橫溪先生孫也狀君行
者即其族弟郡博與京而父菊潭憲伯所善族中處士
唯君不辱故京之言益詳覈可信云銘曰辟彼良璞不
珪以璋而遽早撲辟彼良木不柱以梁而遽先撥韶有
令行遺有令嗣有鬱者原有永者世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陳化龍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_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_臣張綰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七

明 胡直 撰

雜著

首約贈同年出宰

古今之言吏治者多矣然而首廉曰吏廉則民之大命
舒而國之元氣植矣故廉吏者下為民母而上為國保
也是以君子首尚之也胡子曰不然不如首約首約則

無不廉矣何以言之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變色非為象箸變也以為象箸寧加於土簋乎必將尊壘而杯玉箸象杯玉寧飯糲而羹藿乎必將熊蹯豹胎椒漿芬芳以為饗熊蹯豹胎寧衣短褐而食於蔀屋之下乎必錦衣九重以御之已而果為瑤臺瓊榭酒池糟邱則玉府不能供而四海殫矣是不約之為過也夫天子不約則不能以廉而況其下者乎今夫越人辨髮而居跽跣而行雖進之玄冕赤舄將委而弗顧而況屨與縞乎粵人

非能為廉彼其所以奉首足者約也夫鳥見樹而翔魚
觀水而悅者性也然栖無羨於鄧林而泳無覲於彭蠡
者豈魚鳥有擇哉其措身者有餘也是故君子之能約
其躬若粵人之奉首足魚鳥之措其身則雖有金獄彼
無所用之矣是故廉者意廉者也止於守官約者不以
意廉者也可以守道夫唯守道則廉非為為吏而已夫
士方伏草野日啖不能重味歲衣不能十襲居不出甕
牖而安寢不越匡床而佚可謂至約矣然而一旦宅民

之尊握勢之便則耳必窮乎要眇而聽始馴目必極乎
佳冶而視始悅口必殫乎甘脆而饗始厭身必恣乎逸
豫而體始樂若此則孰取而供之乎是故吳歆越吟連
歌於堂非不靡也而民必有愀嘆憂號含聲以詈者矣
峨眉皓腕結袂於閭非不都也而民必有牽妻揭子狼
棄以驚者矣飛閣層榭醇醲精饌連薨充筵非不興且
芬也而民必有竄伏以給糟糠不捋者矣彼士者一人
之身而前後情勢若此懸者何也則以侈心之為患而

未習有以煽之也今夫人之侈心其炎猶火煽之而焰
則至於焦都邑燎原野不可得而鄉邇也而況可撲滅
乎何以言之彼通都之廣鉅室之衆俾人人文繡纂組
而衣乃令一人御鵲裳以班之則不誘而效矣俾人人
複道井幹而居乃令一人擁革戶而隣之則不約而甚
矣何則彼其焦都邑燎原野之勢有不意其為而已為
之者也然則君子立於群煽之中而欲以免灼躬之毒
則何道以勝之也曰君子約其身非難而約其心為難

約其心非難而能有勁特不回之志難是故必有勁特
不回之志以約其心者庸焉然後懸揭伯夷之風以招
之明厲臯陶之法以繩之而天下始更化矣夫君子之
約其心者誠知其本也非必窘形抑性矯而為之者也
然溺者之於食色若緘滕然不能以脫於其心則曰是
人性不可絕是說也則又愈於燎原之焰者也余復有
以解之何以言之夫南威白台古今之所麗也嘗試使
之蒙糞穢而衣解札則鰥夫為之却足而擁鼻焉此猶

以為糞穢之不可近也假令骨肉之間有姝絕姣則雖狂男子莫有萌不肖之心矣是色卒不可使不說乎炎珠之肉獲鯨之膾天下之至味也然必越山海而後至則饕者未嘗一垂涎焉此猶以為道遠之莫致也彼大江之渫莫甘於河豚雖有過者必不以不嘗為弗噍也是食終不可使不甘乎非獨食色左手據圖而斷其右手雖駭者弗欲諾之荆璞而寄懸於羿矣雖悍者弗取此又古今之所共明者也此猶以為有斷手之灾射矢

之危也乃若王侯之尊童子知其貴也然而懷王侯之願者則千無一焉千金之富駟儉之所貪也然貸之千金而不償者則千無十焉是貴富終不可使不欲乎若此者彼非有慕於伯夷而有嚴於臯陶人心固有所不欲也是故君子之約其心者視色之凡皆為家姝則色不為蠱矣視味之凡皆若河豚則味不為饕矣視貴富之凡莫不如王侯之尊千金之貸而不欲焉則貴富之不足以滑其中矣夫使食色貴富皆不以繫於心則非

獨其神德王而區理彰也其服御省而供饋寡民力舒矣民力既舒雖由此以清內寢外可也而況於吏治乎然則君子之約其心者誠有其本矣

養徵 有序

錢塘與鹿周子以瓊文首兩浙士有年今歲春始得與予同第補令寧國之南陵識者謂與鹿子名材頗惜其去予於是作養徵一篇解之并以別與鹿子人之言曰君子之屈信小大猶日月之虛盈其循環之理不營而

固然是故君子之不戚於屈小也以斯胡子曰非也夫
屈非能伸也誠善為屈則伸也忽焉小非能大也誠善
為小則大者勃焉今夫神龍之隱於沮澤也當其朋鯀
鱓肖蜥蜴族之武者狎之而不與較神龍初不自計其能
變化也故能以一日興風雲握雷電矯厲太清而霖雨
乎天下繇善其為屈之道也河之發也微於星宿海蜿
蜒於崑崙之足千萬折而不肯回河亦不自見其狹小
也故能以一日經積石貫龍門鑿帶晉梁而東匯溟渤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
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遶屯宇區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
前翼後衛瀚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
蹂躪羣盜猶麕麕大刀長戟屬橐鞬左麾右刺流電奔
緋衣緇弁貌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越之域殺氣昏
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
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

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鼙艤艤蔽江躡鉤援
梃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
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齧怒髮上衝氣如烟

叶

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

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閭請為厲鬼扼賊
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勲東丘建侯賁九
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救生為烈士死明
神神靈在天光煇煇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

設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

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
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舍

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舍山某年月日

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

於寔反

深懼公之

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

謁新墓之銘濂守官無暇久未克論謨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羣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大傑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

桑君飲上池水三十日洞矚垣表數人五臟三膜虛實
畢知以是能生死人名震諸侯今雖亡去有弟子子陽傳
其秘業齊名越人大王亶能謝巫而尊醫也臣請以王
命敦致之來則王疾瘳矣王乃賜生赤水之騎風胡之
劍介白璧一雙黃金百鎰錦綺一純遵海陽跡子陽之
庭扣焉子陽問故畜然念曰生不遠數千里過臨鄙人
鄙人敢以身從乃偕至楚郢謁王王曰先生固傳越人
之業與子陽逡巡避席對曰然昔者臣師越人昆弟三

人越人長兄於病視神未有朕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視病治氣已有朕矣因而調之不一二七故名不出于閭臣師越人視形形雖斃治無不左驗故名聞於諸侯夫長兄視神則堯舜之治是已禹稷可得與也仲兄視氣夏政是已益契可得與也越人視形湯武之治是已伊尹周公旦可得與也臣習於三師之門匪一寒燠矣亦嘗總統其大都用則隨所適王曰嘻噫先生言唐哉皇哉汗渺如溟海寥逖如秋旻寡人冥頑罔明所

從北郭生晉曰古語有之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則先生
詔之矣王曰唯唯否否王曰敝邑固陋罔知道術上古
之事竊有疑焉且夫藥應周天毒居其半災農氏曷繇
嘗而知之子陽對曰彼災農氏豈誠嘗哉臣聞學醫辨
藥猶治國之辨材非一手口一耳目之力也臣請言辨
藥今夫翠羽屑金雉穢枯銀蟹漿水漆神砂泥鐵此皆
銷物也而以之相為則左蟾肪合玉犬膽榮樹鸞血續
劒虎白拾芥此皆聯物也而以之互易則膠方諸取潤

不若游波之漲涸江陽燧取炎不若猾髓之燎洪河何則彼性于天者殊也巨獭食鐵則其糞可以切玉香獐嗜栢則其臍可以辟鬼蜃脂熬蠟則樓閣為之湧出而非蠟不得龍肉濯酒則五色為之縈旋而非酒弗能何則彼制於物者異也夫血畏則紅藍之花丹紫之參氣達則蘇芥之子沉腦之香神忻則千歲之苓九節之蒲雖下工習之矣然而用違其性顛所繇制則君臣易位主使僞宜雖有聖神而莫之撰功是故或比而戕或忌

而使或首尾而相反或熟生而相攻或左燥燥應或左
寒寒應國老艱獨任將軍虞徑行管領戒力分卒伍尚
得引故曰時為帝者也不可無辨也故善用之則伏翼
之糞貴玉屑不善用則太陽之草等鉤吻若乃索狼毒
羊蹄于獸族求鶴虱螳腸于虫譜矇益厚矣殲人焉用
戟雖然彼炎農氏豈誠嘗哉維聖維靈抱虛以仁抑已
下詢重譯來陳山澤之癰土著之萌莫不貢聞假令炎
農運一耳目憑一手口欲以辨物則斃毒久矣惡能徧

嘗北郭生喜曰知材善任虛躬廣益則先生詔之矣王
曰唯唯否否王曰先生語藥旣聞命矣倘亦有定方乎
子陽對曰方胡可定也臣聞天有四時地有八方人有
五藏五癸四八多寡爽衡疾乃蠹生方其倪也緼緼澄
澄兀兀蓬蓬沈若墜困浮若驤空旣進則塌兮瘠兮勃
兮忤兮擗兮嶽崩響兮潮涌蒸蒸兮旱日之爍灸爐凌
凌兮玄冰之閔陰洞醮兮若刨瀕兮若蟄癘兮若鉞刺
兮若擲若晷若疇若嘖若蝕鼓兮雷礪掣兮雷擎迅兮

風飄密兮霧鬱肌骨之隙腎腸之府有物宅之吾不自
主湏洞萬幻轆轤千齧雖有良工拱手睥睨譬若觀兩
軍之鬪頃刻機決不敢妄投其一劑也方胡可定何以
明之今夫勾芒行而雷雨作祝融鼓而金石流霜露降
于蓐收冰雪勁于玄冥此四時之異也物生應之則蟪
蛄夏死蟋蟀秋鳴鷹化為鳩雉變成蜃彼非擇之也誠
篤於時也嚴道之徼鮮日番禺之區斷雪幽薊彌望而
鹵吳越彌望而波此八方之異也物生應之則貉不踰

汶鸛不踰嶺樞鬱東移橘凋北徙彼亦非擇也誠局於方也惟人亦然舟車殊御毳葛殊服稻麥犴魚酒酪殊用彊弱殊幹疏密殊理勞逸甘苦殊情盛衰貴賤殊勢春冬不以互治南北不以交攻爰收爰宣爰瀉爰補爰潤爰燥爰茹爰吐爰緩若文爰急若武爰升寥天爰降下土爰逆若攻爰從若撫表裏相半輕重相取及其殺大毒戡奇癖則將膏肉乎砒石珍羞乎洩溺神針刀而聖燔熨矣方胡可定是故為可為於其時則祥用可用

於其地則昌否則曷殊食燕薊人以蝸醢危蜂而啖越
姬以毳羶瘡臊也鮮不至坐殺矣北郭生曰百里殊風
千里殊俗因地任人則先生詔之矣王曰唯唯否否王
曰先生綽乎無成方也治則奚先子陽對曰先主氣夫
日月有朏朏星辰有流隕土石有窳崩木果有蠹潰匪
一朝夕之害主氣蠶也夫主氣未蠶則雖奇痺若瘟瘡
痢瘡貴狃癰瘕癰癰疰痺痿癰蠱魅癰癰癰癰可以一
再劑祛主氣既蠶則雖無事而都好悅澤魁磊頽脩伉

健雄武燕頤彪身虎闥驚悍不可以石剗活臣聞大王
之國南威白台曾不稱嫵麗浸淫逮乎巫峽之神媛也
白雪陽春曾不為絕音連綿乎陽河之哀響也雲夢之
野具齒之浸割軀剝猊伐蛟斷鯨曾不曰小啖猶欲東
釣彭蠡西狩壽春未見有窮日也則主氣盤久矣臣願
大王立卸此臣請進不死之藥三焉臣有藥自狗齊之
帝濬哲之王莫不首飫其名曰遠志遠志之師曰益智
益智之友曰苦參此三藥者臣師伯仲二兄治神氣之

聖劑也非時與方能格也雖然大王誠服此三藥臣請
無食鹿胃臣聞鹿啗九草解散群藥食之則三藥之力
懈矣雖然寧食鹿胃無寧食黃耆大王獨不覘耆之毒
乎填心埽膈雖沆瀣甘露不能入也耆而罔功祇益鬼巫
北郭生曰臣聞詩曰討謨定命遠猷辰告此古之善用
遠志者也曰其德克明克明克類此古之善用益智者
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古之善用苦參者也
今夫治國亦有主氣主氣盤雖通國竭人禱曷拯王曰

唯唯否否王曰寡人聞之急則治標今先生顯言主氣
遼渺漫遠不可旦夕效也請言其次子陽對曰臣有一
藥迎之無首隨之無尾非白非黃非甘非苦草木弗為
族金石弗為侶食之則鼓自腎腸震驚萬里百妖逢之
腦裂衆魅當之魂斃王欲購之不出五情之內臣愚不
敏請名曰怒昔者臣侍師越人視病望見顏色輒曰得
怒乃解臣曰怒可已疾乎曰夫怒有二有怒其已怫者
是曰食鴆酒也其毒茹茹勿治有怒其已馴者是曰飲

火齊也其毒吐吐乃瘳是故人主毒在內大患不怒人
主大怒則大治小怒則小治昔者舜有幽憂之病流共
工放驩兜而四方風動此大怒大治也齊威王有幽憂
之病煮阿大夫并其左右羹之而一國懼服此小怒小
治也王誠赫然奮洪響之霹靂姦霆發乎紫宮起蟄沉
困斲節十重大則為舜小乃威王則王之六竅闢三部
通六節可調八正可順十二官可理王之去沉痾就祺
吉捐悶憤登康豫辟若爬垢振飛埃爾臣所陳不死三

藥王可一試效矣臣聞古語欲忘人之憂者則贈丹棘
欲蠲人之忿者則贈青堂臣乃所謂贈王丹棘青堂者
也願無讓北郭生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則先生詔之
矣王于是瞠乎其聽矐乎其視頃曰此非寡人所能逮
也王曰寡人聞酒之於人一也有濡吻而醺者有勺合
不勝者有數石不醉者今寡人勺合器也聆先生言閤
恢連蹕中心益恣恣怵怵黯黯疵疵莫識端委意者先
生有它妙巧能易短令長拓隘就弘冥旋神幹獲從所

陳子陽對曰有昔者臣師越人望見桓侯告曰君疾在
腠理不治將深侯曰寡人無疾不聽後五日越人復見
曰君疾在血脉不治將深侯曰寡人無疾不聽又五日
曰君疾在胃腸不治恐深桓侯不悅又五日越人望見
桓侯反走使人問曰疾在腠理湯熨追之可及在血脉
鍼石追之可及在胃腸酒醴追之可及今在骨髓雖司
命莫之追臣故走也又五日桓侯病果不起夫臣師猶
望見桓侯而知也曩臣未至王之國臣已知王之病不

在腠理血脉亦不至骨髓王病在心腑治萬倍艱王賴
遇臣聽臣臣請運赤玉之斧揮九華之劍剖割王腦挈
心腑就清冷淵而湔滌之淘瀕其膜絡涓潔其九竅澡
雪其滯靄發皇其疑慮禽其蝕王心者聲罪戮之五達
之市然後令天孫擘素霓為絲而縫合之王則恬焉莫
焉嬉焉融焉若甦而興若醒而醒若跂永夜而覩晞陽
若伏輿穴而升層臺當斯時王必能維臣所欲為王且
不知其短之姦長隘之猝弘將昔病之何隅追之已風

化矣自王四體至四境八埏靡不滿志此天下聖神明
王之所驚而馳也王豈不願之乎王乃仰天而盱標心
而答曰寡人肌肋不足當君斧鉞請終從巫顧謂子陽
曰先生有疾當食何劑子陽曰臣所食藥曰蚤休北郭
生聞之曰王啖葷矣恤恤然眉尊哇哇然舌橋氣結面
鰲不復出聲於是子陽去王不留行巫之家驩聲若電
訔於朝野病罔知底麗

詩誠

予童喜詠賦然非所長又夙遭凶憫浸淫抱疴年十九
而有咯血之疾夜寢恒不交睫血耗而火炎故也至年
念六雖聞學固有獲三十二得廣南鄧先生指示靜坐
始稍祛宿癥今年四九矣屢苦未得去且承命督蜀學
相知孫山甫之儔以校文勞瘁為予憂予因自念多岐
不能入道奚啻以病骨而勝勞役之艱也因絕意作詩
省思慮遂書為誠

誓師

惟我聖皇仁涵義激天幃地載風自闡闡旁壅乎函夏
之外迺茲西蜀比隣吐蕃綰轂勞寢恬謐交忻孰敢不
庭西域雖遼重譯納琛慕義嚮風爭為妾臣矧惟逆賊
黃中父子曩屬編民竄居獨東在楚之隣一朝逆賊化
為頑冥自以蚩蚊之微不挂雷霆之誅奮臂鎔鈸之谷
鼓翼箐薄之區剝我民腹蹂我民稼虜掠其畜產焚蕩
其室廬侵疆略地嘯侶植交豪吞怒戮何啻千百負固
逆命凡茲幾年勢若孟獲罪浮玉珎窮極克雲激怒神

人可謂一方之虻蠹當庭之獯獍肆我聖皇赫怒特命
必征於是遴委將佐之良集調漢土之兵彊弓勁弩之
如羽長鋌短戈之若林叱咤而風雲起指揮而山嶽騰
戮茲小醜取彼凶殘何異振炎焰以燎稿葉挾泰山以
壓危卵蔑有不逞者矣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將以安
民匪以耀衆將以止殺非以逞暴是故殲取渠魁脅從
罔治此今日命師之大旨聖皇之西顧而厓厓也廼用
率爾將卒共告于皇天后土以昭茲不得已之忱凡爾

番番之將振振之旅或携其黨或伐其交或以計禽或用謀攻或先登陷陣或擁衆攻寨或哨探得真或用間有方或斬逆賊之首或獲群醜之級賞格已布決不食言或劫奪民財或洩漏軍情或妖言惑衆或逗留不進或爭奪功次或賣放惡黨或濫殺良民或擅離信守或違節制或亂紀律各有常刑其無少貸爾諸將其悉以此意布告多士克廣德心早集厥勲以無貸師老財靡此昔之名將所為先發而致人也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其各如律令

果州鴉

予校士果州行臺後圃高樹雙鴉巢焉一日鴉出鷁來
奪居鴉爭不競已乃聚族數百翔鳴蔽樹欲爭復去覘
者曰是咸畏耳踰再月鷁產子習飛方出巢群鴉數百
突來與鷁鬪鷁不勝移去鴉雄雌復居焉衆始知群鴉
先非畏鷁以鷁方伏卵不欲令毀棄盖有俟也噫鴉誠
慈矣哉而世薦紳道詩書或至乘危擠奪覆人巢卵視

茲鴉遠矣雖然鴉巢特枯株腐草不能占樹隅方尺奚
往不可然鳩族必爭者彼其智視枯株腐草不尠也人
固知笑之以宇宙之大觀人一丘一室一官一爵其於
枯株腐草何如也然人亦必爭不可已不亦足笑乎於
乎等而上之七國之戰爭劉項孫曹之相傾相奪也亦
何以遠歟

別諸生

予嘗著爲功令訓諸生以學聖其言曰非耻弗聖耻弗

人也諸生興者咸云有感于斯語嗟乎是諸生真感也有真感故有真耻有真耻故能有此興發之意不穀良慰良慰然觀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則知一念之罔卽爲幸免幸免者以其形體人也生也而人之實生之理已亡矣雖有爵位文章奚爲孔子所謂直非曰直陳人之是非事之得失之謂也人心生理本虛而明不作于意無索無扭無閃無待無將迎茹吐之念始可言直故無是非得失惟作于意而思作于意而

言作于意而動均謂之罔罔則弗生弗生則弗人而幸
免耳若如見人克伐怨欲至于機械變詐者又益遠矣
於此不耻烏乎耻嗚呼豈惟可耻而已諸生誠由不罔
進之有自得焉則人道近即聖道通詩稱文王無畔援
歆羨誕先登于岸易坤言敬以直內孟子直養無害皆
是功也諸生勉之

二

國家所以育成人材欲其共生斯民而已共生斯民者

仁道也天道也帝道也王道也故能成一人材則能生
千萬人以一人材又成衆人材其所生豈可勝道哉此
所謂體仁事天而學帝王之道之實事也不穀濫荷簡
書以成人材重望之今棄而去豈得已哉反辱諸生百
方勉留言之惶汗不穀寢食不寧反覆思惟坐此痼病
良繇素養弗充元氣內剥故也是不能仁身焉能成人
材又家有老母雖叨祿仕素未盡歡是未能仁親焉能
成人材雅對諸生不任內媿此不穀所以不得不求去

也不穀重負朝廷重負臺司鄉大夫與諸生罪戾何可言第此生理諸生莫不昭著但不罔生卽無弗得所謂體仁事天學帝王之道之實事則亦望之諸生而已矣諸生非獨自盡其爲不穀盡所未盡補愧而贖罪則所以厚不穀者亦無盡矣

龍談

龍之能大小剛柔修短幽顯下上遠邇能爲蛇爲蜴爲蠡爲蜎爲犬豕爲人神能負神禹之舟能變陶氏之梭

能解角而示瑞曳尾而告凶能簸撼昆侖掩蔽三光此
雖其變化叵測特賢於董父所參與劉累所擾者而已
而未可語龍之至也客有談海畔龍起夜半風吼濤湧
轟若萬雷舳艫跳躍甕盎悲鳴廬舍漂沒合抱木拔水
族皆從空墮死世以爲神龍變化宜然不知此亦非其
至者予昔寓蜀游四目仙人廟覩井間龍升遺跡廟門
壁及兩荔支樹相去盈丈皆無恙僧徒晏如又都司周
宗者自叙守松州時親覩龍升前有物若拳舞意段氏

所謂木尺是也渠時率將佐拜禱城巔城搖蕩若舟顛
衆爲悸廢然卒無恙天明既定視龍行處有新置坯土
依然級立秋毫無損予又遊霧中山老僧指龍升處僧
舍一無犯且曰是有道之龍然也若道力未純鮮有不
憑氣而傷物者予乃知龍之有道以仁爲至而變化次
之如以變化而已則蛟蟒乘風雨化人物妖狐怪幻捷
出豈亦稱神物乎哉是故君子之學爲龍也學仁爲先
變化特餘事耳不然而舍仁先變化至妨人病物則與

堯舜孔子之龍德殊矣曷取龍爲

翠峰語別

吉水曾見臺子始釋服未移季而勲部命下見臺子方
縻於邱園未皇遄發則期衡廬胡子蒙山陳子塘南王
子合襟翠峰之剎相與語學為別居翌日二三子與見
臺子語所致力既約而深矣乃以逮衡廬子衡廬子曰
予復庸言哉雖然予不可不為見臺子別也夫學有正
脉自天命之自堯舜孔孟傳之宋之諸君子明之而莫

著於程伯子之言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莫非己也故知天地萬物之爲己知己之卽天地萬物
始可語學之從來矣雖然非有真志吾未覩其入且成
也已而見臺子行則又屬衡廬子申之衡廬子曰今良
知之學之行於天下幾何年矣然學者談先飛龍而行
後跛鼈語析毫芒而事違邱山壯爲天下師而皓無真
得此豈良知之罪哉其志病也昔者念菴先生嘗憂之
矣揅之曰歸寂然後知良嗟乎使斯人而果有斯志則

良知足矣使果無斯志也又安知不以歸寂爲贅疣乎
非亶贅疣又毒藥也故志非始學事也雖皓由之也孔
子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而後志始成今學者
語志則曰此始學事不足言嗟夫吾未見其入且成也
子不見吾儒之趨二氏不有載其家珍而覆沉湘水者
乎不有觸碎寶器而棄官西游者乎已而二子皆有成
若今之以儒趨儒者果有斯志乎儒者之道不捨所事
而捨所慕舜禹有天下不與是也今學者其能以天下

不與乎自予嘗較之天下之最溺人者聲色而剛者不與也其次官爵而勇者不與也至於聲譽之所寄雖剛且勇者未嘗不介介於懷也已而思之吾與天地萬物一體使人吾譽是猶以左體譽右體吾何增人吾毀是猶以右體毀左體吾何損已而未瘳也則又思曰吾始生無姓名已而姓名之則孩未知也方其未知雖堯舜我無喜也雖桀跖我無愠也此吾之本然也故惟不失夫孩之心者然後可與語一體之學故曰大人不失赤

子之心雖然非有真志吾未見其入且成也程伯子不
又曰志立而學半吾媿此久矣非見臺子無望也見臺
子憮然作曰嗟夫志誠非始學事也於是復訂於二三
子乃叙諸卷首再拜而別

答客難上

座客許將軍言貴縣深山有人一種土人呼山子性顓
愚不爲劫殺地無布縷粟谷蔽體用草麻芭蕉葉以藤
索綴之食草木鳥獸肉自活其取獸雖虎兇熊羆踵其

跡畫圈圈之口默誦呪獸伏不敢動即用藤索以一夫牽挽歸衆共剥燔分食乃不知其何所傳呪而能然也飛禽輒用毒弩射取之尋常持麕鹿等物赴猺獠易谷粟犗之徒以其素悞善亦樂與互易不相賊害又言兔無牡猿無牝猿始生玄色旣老間有變金縹色者卽為牝輒尾短群猿比焉始又生猿蚺蛇出左右江巨者圍二三尺能吞鹿鹿角嵯岬齧其腹未速化輒自纏巨樹絞化之然取者用葛麻藤置其身輒亦不動遂結而縛

之雖童樺可引而行也其膽有二一在身一附肝者良
同座因難予曰夫虎兇至猛暴能畫圈取之猿變金絲
化爲牝蚘則制于葛麻此三者則何理可窮也予答曰
是何理可窮也客又曰若武夷鉞船仙巖木櫃西川火
井東夷鹽樹可謂異哉又若先朝嘉靖間報潼關山飛
五里雖居人及隣家麥田咸共徙一處隣人猶訟取其
麥秦晉地裂出黑水成澗壑水中草木不一或有魚已
而水涸仍爲地此皆不可理曉子其謂何予曰嘻此非

獨予雖聖人不知也曰然則將何如予答曰其變足警其所以然不必知

答客難下

客告予曰夥矣夫世之毀譽之難定也今天下冠綬三年一外察六年一內察遺變有不時之察其間以愛憎毀譽硃玉並燔善類蒙詬者歲不下二三人謂有之乎予答曰有之同座客曰是不必遠引近時如萬安周方伯賢宣南昌魏給事時亮則衆所稱學道篤志士非獨

衆人予稔之舊也又如勾章顏副憲鯨閏州姜祭酒寶則衆所稱抱珍濟時器也非獨衆人予稔之舊也此三四子者或因計察或用勘覆咸被之空言而不得辭此予與子所目擊詎謂無也昔者伊尹孔子尚有割烹癰疽之誣近代有道如周茂叔而先疑于閔道篤行如程正叔而卒訾于子瞻郭元振之輕財古今罕矣而蒙掠賣之謗歐陽永叔之立節亦云勁矣而罹中葑之汚蓋子曰士憎茲多口此自古到今雖聖賢弗之違矣而又

何疑客因難予曰設子邁之當何若予曰無何可爲也
曰古云止謗莫如自修可乎曰未可也夫修非爲謗也
世固有修而謗者則伊孔是也焉用止曰使伊孔親履
之當何若予曰亦無何可爲也曰古云發憤著書以自
表見可乎曰未可也夫書非爲憤也世固有著書而滋
後世之詬者司馬相如楊子雲之徒是也焉用表見曰
若是則將黥墨眡忽終焉而已曰然曰然則子之言如
躡層崖未易行曰人之生本無名又焉有層崖平地之

殊同座客曰子之言果未易行也吾黨今日惟知幾焉可也予曰可也

滄洲別語三首贈蕭崑陽子之將樂

崑陽子得教將樂欲之官走別衡廬山人於滄洲之館請問教曷先山人曰而無後舉業可也崑陽子曰某也習聞先生之教先本而後末上德而下藝今茲茲以無後舉業何也山人曰然辟之種樹談者必欲其枝幹之茂花實之繁然求其茂且繁未有不先根核者何則

根核與枝幹花實無二貫也今夫人未嘗一日不事親敬長未嘗一日不饗殮裳衣豈復能輟而曰需吾先從事於其本而後能事親敬長與饗殮裳衣乎此必不能也今國制以舉業教士士從事猶人之事親敬長饗殮裳衣豈能一日輟乎故古之學者當其事親敬長饗殮裳衣之時莫不反求其心曰吾事親誠乎敬長誠乎有他賜乎吾饗殮裳衣有貪求乎無貪求乎是即末而先本非絕末求本也然則今之學者當其業舉之時將亦

曰吾業舉果能存諸心而得聖賢之旨於道有明乎抑亦有他腸乎如此則亦即末而先本即藝而立德豈必輟舉業哉夫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愚嘗以爲忠信非空德也必於修辭不失忠信斯爲立誠斯爲居德之業若舉業則又修辭中之一業故舉業不可與德業抗言之予嘗見湛司成有二業合一之訓予曰是未見德業之大也故以舉業抗言且舉業旣居業中一業又奚必言合哉故知舉業在德業中不合

而自一則凡吾身所不可少若舉業者皆君子所為先
本而立德之地也詎可以其末而後之哉予故曰根核
與枝幹花實無二貫也雖然予之言又非爲玩物喪志
者立赤幟也崑陽子其辨之今學者好為人師者咸曰
己人一也誨人不倦即學而不厭予師羅文恭公曰學
不厭然後能誨不倦公之意豈不曰學者未能實有諸
己即嘵嘵以學語人是雖語人者或是而其所自爲者
則非也是之謂以偽導偽不誣也愚又嘗求之若今之

士親老而求祿仕舍教職無途矣旣職其事又退却曰
吾學未至不敢嘵嘵語人以免涉於偽其可通乎雖然
古人有言惟斆學半然則古之人即學之時而未嘗不
教即教之時而未嘗不學吾未有是與人共學其有是
可也吾未能是與人共學其能是可也然則學固學也
而教人亦學也故曰惟斆學半今夫人莫不有弟與子
當其有弟與子之時則舍而置之曰吾學未至姑亦舍
弟與子俾不學是必不能今之爲教者視其門弟子即

弟與子也能不教乎將謂之曰誨不倦即學不厭亦無
不可雖然君子曷不反曰吾曷爲學不至也而不足以
教其子弟故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
事兄未能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若此夫然後可謂之人己一體教學一致不
然雖謂之以偽導偽果不誣矣哉古之聖人以道通乎
天下非他道也仁是也夫濟天下莫病乎無才尤莫病
乎有才而不出於仁嘗試以人臣論人臣有才而不出

於仁則不得不趨而爲術張子房始終爲韓非不忠也而止以術勝其次則以氣彼非好氣勝道不勝氣也賈生之策度越漢庭非不達也而卒以氣終其下以詐至於詐則小爲弘湯大爲莽操禍至不可言乃若儒家者流竊古帝王之遺依倣其近似以就事功又多以意行則子產叔向諸葛孔明之流是也今夫術可以應變而不可以致理氣可以發謀而不可以成務若可以致理成務而善能持世者則莫如意然所謂共成其大以臻

唐虞之盛彼又未能也何則彼固未出於仁焉故也夫
仁何以見哉禹稷氏以天下飢溺由己伊尹氏以一夫
不獲引爲己辜此仁之量也世之拘溺形骸者肝膽楚
越烏能使其以天下飢溺爲己飢與溺哉又烏能使一
夫不獲即引爲己辜哉曰彼固未嘗反觀其惻隱生生
之心且與物通又曷難於與天下爲飢溺而引之己辜
哉嗟乎惻隱生生之心孰無之哉崑陽子試反觀得於
此則向所謂存心以成德業與所謂反己以教人者其

本益明矣孔子曰仁者人也仁固不易言而人其可以
一日不圖哉此予平日所肆力者未嘗時為崑陽子言
今崑陽子行矣予奚忍不為盡之崑陽子總之不外反
身即得之予復何贅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七